



游人在恒山。

范小平摄

恒山脚下浑源城

本报记者 罗兰

“天地有五岳，恒岳居其北。岩壑叠万重，诡怪浩难测”。炎炎夏日，我们进入恒山，清风拂面，满目苍翠，溪谷淙淙，顿觉清凉。

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南部的北岳恒山，群峰奔突，气势磅礴；苍松翠柏，森林密布；庙观楼阁，怪石幽洞；湖光山色，景观独特，是国家地理重要标志。

登高远眺，恒山如行，莽莽苍苍，横亘塞上。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（出自《左传》），这座东西绵延500余里的大山，历史上曾承担国之重任——“祀”（祭祀）和“戎”（打仗）：既是阻隔外族侵扰的北疆军事重地，也是历代帝王祭祀江山的圣地。

巍巍恒山，从古至今，傲然挺立。而在其北麓山脚下，一座千年古城——浑源，一直默默守护着它。

产业转型

天色渐暗，我们从恒山下行，出后山门——和之门，走不到4里路，便进入浑源县城。

一人城中，车水马龙，灯火通明。明清街上人潮熙攘，民国商号前灯笼高挂，老宅大院里欢声笑语……在城外寂静群山的映衬下，古城愈发显得繁华热闹。

浑源虽然只是个县，却已拥有1000余年建城史。据史料记载，唐朝始用浑源县名，五代后唐天成年间，因躲避水患，古城迁至恒山脚下这块龟背状的高地。建城时，按龟状呈八边形，城内街道倾斜，如蛇行，故被称为“龟城蛇街”。之后，历代历朝为维护边境安全，发展生产，从内地迁来不少移民。他们与当地一起安居乐业，守护着恒山的一草一木。

时光流淌，先人已去，唯留下的历史文化财富历久弥新。如今，小小县内，有悬空寺、粟毓美墓、永安寺、圆觉寺塔等7处国家级文保单位，有恒山建筑群、麻庄汉墓群、古磁窑窑址等8处省级文保单位，不可移动的文物有400多处。

然而，底蕴深厚的浑源城，却因发展煤炭产业一度出现困境。“近二三十年，浑源的经济以煤炭为主，产业发展一直走资源型路子。”浑源县县委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。

恒山物华天宝，地上植被茂盛，

地下煤炭富集，引得众多企业在恒山南坡开采煤矿。“当时有五大煤业，全部露天开采，从卫星图上都能看到裸露的山体。”当地人介绍。

生态环境出问题，山脚下的县城也遭殃。据介绍，当年每天来浑源拉煤的车至少数千辆，开采区附近的道路都是黑的，坑坑洼洼，道路两旁的树、庄稼都是灰蒙蒙的。有的河流被污染，变成了黑色的。一些人家的孩子跑到其他城市上学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4年前，浑源人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：错把采矿业这饭碗捧在手里不放，而将生态、旅游这饭碗弃之一边。他们决定转变观念，进行产业转型。

2018年7月，煤炭产业在浑源宣告结束，与此同时，举文化生态牌，建特色休闲城，走旅游康养路，发展文旅产业成为新目标。

改造修复

打文旅这张牌，先要对古城进行改造，对矿山生态进行修复，重塑文化自信。

改造古城，浑源没有大拆大建，而是用城市更新的理念，在北区以圆觉寺、永安寺、文庙等金元时代遗址为核心，突出金元文化特色；南区以北岳行宫为核心，打造传统文化祭祀区；其他区域以保护时代建筑为主，突出明清文化特色。

目前，全城已恢复21处古建筑和构筑物，修复古建筑160多座，永

安寺、圆觉寺、文庙以及浑州署与古城内的古民居被有序连接起来，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就能享受古韵文化。如今，行走古城中，只见街道整洁，佛寺庄严，古塔凌云，民居古朴。

城市换新颜，也唤回了人们久违的文化自信。当浑源百姓突然发现，一个新古城魔术般地出现在面前时，心里一亮：原来浑源这么好！自信回来了，发展旅游的劲头更足了。

城内改造如火如荼，城外矿山修复也紧锣密鼓。面对近10万亩的矿坑和渣山，2019年开始，一场誓把采区变绿洲的战役在恒山南坡打响。浑源县领导和干部带领大家顶风、披黄土，配合专业施工队治理矿山干劲十足。按照“草本铺底、灌木成片、乔木点缀”的方案行动，不到3年时间，荒山披上了新绿。虽然修复过程艰辛，但大家开心快乐。

矿山生态治理顺民心、合天意。当地人讲，工程开始时，数千辆卡车、勾机、铲车上山，却没发生过安全事故。植树时，每周一场雨，撒下的种子都活了。浑源老百姓高兴地说：“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好着呢，干啥都顺利！”

现在，浑源所有矿山都从“黑”变“绿”，有的片区还成了旅游景点。二亩湾原来是雁北地区有名的煤矿区，治理后，连绵的松柏灌木郁郁葱葱，花海绿廊美丽如画，优美的风景与木屋、水景、广场、步道、音乐灯光组成的生态景观，引来众多游客。



二岭村民俗景点。

资料图片

同是水乡，如果说浙江省嘉兴桐乡镇的温婉清秀是撑着油纸伞的江南女子，那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的古朴厚重则是一位饱经世事的山地长者，它一道道皱纹里都藏着故事。

每一方青石，每一片黛瓦，每一扇木门，以及门楣上那些斑斑点点的白色霉菌，都在无声地告诉我乌江寨的久远岁月。板壁上，一圈又一圈水渍如波纹般漾开，似淡墨晕染，给人以无限遐想。

因积了灰尘和雨水，屋檐下的蛛网从透明的隐蔽中现出身形，露出一个个被撕扯的小口。一滴水珠从蛛网上滴落，在楼下的水渠里吧嗒一声，摔成碎月亮。

沟渠由青石砌成，因形就势，随弯就拐，走出柔曼身姿，又似水袖般舒展到我望不到的巷角。渠中清清凉凉的水将白云蓝天映照成没有尽头的长卷。长卷透明的澄碧里，缓了几朵深紫的三角梅和数片碧绿的落叶，一路漂向远处，直至汇入乌江上游一支流的鱼塘河里。

接纳了沟渠水后，鱼塘河神奇般地

从清透瞬间变回了绿色。可这绿并不轻薄透亮，是有着植物质感般润泽的绿，正是朱自清笔下“厚而不腻”的绿。

寨中面积最大的色彩无疑是暗赭，这是几百栋吊脚楼的颜色，是木材在工匠的巧手中“修旧如旧”的深沉稳重本色，当然，也是大自然的无心之作。远远望去，这样的颜色并不真切，暗赭的表面浮着一层灰扑扑的白霜，用手不能抹去。我思忖，这是因为木质板壁被每晚的霜露所浸润，又被次日日的河风吹拂，被正午的阳光烘烤，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地循环往复，也就有了抹之不去的冷清霜色。

霜色清冷，但木质板壁的触感却从不冰冷拒人，哪怕是呵气成霜、滴水成冰的严冬，手抚板壁依旧温润暖

和。这些板壁在夏天攒足了黔北高原的阳光，在人们需要的时候，再将这阳光丝丝缕缕地释放出来。我把鼻尖凑近，深深一嗅，闻到沧桑古老和温软清新相交的气息，虽不浓烈，却是悠长。

一根根原木撑起一栋栋楼，一块块板壁盖起一间间房，折叠向上

的楼梯将房与房挽起，青翠的地锦沿壁攀援，在楼宇间展露青翠，给暗赭色的乌江寨增添一抹抹新绿。

我开始疑惑这些木楼不是人工建筑，而是破土而出，活生生长出来，是大自然“野生”的一部分，是有着呼吸和体温的生命存在。它们和这脚下的大地河流是一体的，而

破土而出乌江寨

周钰姣



美丽的乌江寨。

师利平摄

兰亭曲水长

骆晓云

曾到过蔚然深碧、水木清华、神肤洞达的成都浣花溪，也曾到过竹林滴翠、草木溢香、水声丁冬的张家界金鞭溪，确实各有其美。然而，因喜爱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故特别向往文中所描述的“崇山峻岭”“茂林修竹”“清流急湍”之诗情画意。今日有幸造访，实乃惬意舒心。

兰亭坐落于浙江省绍兴市西南二十余里处兰渚山下。伫立其间，只觉爽风扑面，清气萦绕，心神怡然。遥想当年王羲之和诸多名士宴集于此，行修禊之事。临水行祭之余，他们自然兴致勃勃，诗兴大发，当场作诗，而王羲之那篇堪称千古绝唱的《兰亭集序》在此惊世而出。

一路走过古色古香的鹅池、鹅池碑亭、兰亭碑亭、御碑亭、墨华池、墨华亭……领略着艺术长廊透出的中华文化精神。然而最引人长久流连忘返的是曲水，它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流动与飘逸。斗转星移，日月迢迢，如今“修竹”犹在，而“急湍”不存，展现在

我们面前的只是一条蜿蜒于山丘石畔、翠竹草间缓缓而流的小小水沟。同伴们效仿古人，列坐水边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不可一觴一咏，却在河中流碗瓢盃，以一觴而唱，或以一盃而歌，添今人之欢趣，发思古之幽情。

听着游人阵阵的喧笑声，凝视着从容流出的清流，遥想着王羲之等东晋名流聚集于此，他们是何等的风流倜傥，意气风发！更让人感到神奇的是，一次偶然的聚会，竟为历代文人墨客构筑了一方顶礼膜拜的“圣地”；一次不经意的宴集，就为千古儒雅之士营造出一处修养栖息的精神家园。一年一年，人们踊跃前来，在领略清冷山泉、碧翠峻岭之时，更倾情于那书圣遗迹，品享那万般姿态、千种风情、律动着整个宇宙生命之美的绝伦艺术；一代一代，人们联翩而至，在感受习习和风、清清修竹之际，更为探寻那一首首来自内心深处的动情诗章……



俯瞰兰亭。

资料图片

暖水街情深

周继志

一只小木船停泊在岁月的渡口，似乎在遥望暖水街昔日的繁华。70年前，这里是湘西一处水陆并重的运输码头，山里的木材、药材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山货在这里上船，顺着流水，经松滋河、长江，抵达各处水路相连的地方；远行的人，在这里上船，到山外奔各自的前程。山外的货物，经由各种船只运到这里，然后或肩挑或驮行，送进石门、五峰等深山里。

码头，是暖水街曾经的重要存在，它是货物的中转站，是人流的歇脚处，也是武陵山走进中原大地的驿站。有码头的地方，就会有仓库、旅社和饭铺，有各样的山货店、百货店，有戏院，诊所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民宅：吊脚楼傍河而建，充满了水乡风情；祠堂则扎进山脚，青砖黛瓦，在时间的皱褶里熠熠生辉。

小镇有小镇的使命，它因流水而繁盛，也因流水而湮灭。历史上，暖水街曾经很长时间由湖南湖北两省共管。1958年，流水水库修建，暖水街被划为泛库区，从此，在行政区划上，不再有暖水街的称谓，现在暖水街故地隶属湖南澧县

火连镇澧源村，以库水为界，库区归湖北管辖，上岸归湖南管辖。

近年来，长江流域休渔计划启动后，小木船几近绝迹，唯有暖水街老码头那一片水域，一只小船静静地泊于库区水面上，作为澧源村与对岸水上交通唯一合法的工具。船公就住在渡口边上，有人要过河，他拿了桨片，划一趟。

暖水街上行两公里，那个曾经同为流水沿线的另一处码头——边山河，同样属于澧源村管辖。它一直倔强地延续着关于繁华的梦想。曾几何时，边山河也有过式微，船码头不再，商铺倒闭。但上世纪60年代，连接湖南湖北两省的澧源桥在此建成通车，边山河渐渐恢复其交通驿站的属性，形成辐射湖南湖北两省边界的集市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它是暖水街对流水河两岸区域集散功能的替代，但它不再有渡船，它的发展，很大程度上依赖陆路交通。

沧海桑田，暖水街的背景上写着这样四个大字。我不敢预言暖水街的未来，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，我对其历史充满敬畏，对它的未来，同样也充满敬畏。

在这大山里，在这绵延千里的乌江上游，还有着更为庞杂交错的根系，它们深深扎进大地，不知有多深。仿佛就在一场雨后，一轮日出中，一声虫鸣间，一栋栋木楼就顶开了泥土和落叶，顶开了时间，冒出头来，长出身来，在你不经意间，把自己悄悄往上涨了蹿，趁你没发现，又往上蹿了蹿。

蹿着，蹿着，一幢幢木楼就摩肩接踵地挨在了一起，在你面前悄然站成一片成年的楼宇。在它们的缝隙间流连，你会发现，背街的小巷里，楼们又闲散地分开，独自坐在自己那块土地上，遥望着彼此。

白天的木楼古村庄庄重重，夜晚却是另一种景象：在灯光的映照下，在夜空的映衬下，木楼褪去霜色，金碧辉煌如琼楼玉宇，如仙宫神阙。

天色渐明，鱼塘河倒映出的影子，让木楼的身形变得硕长婀娜。一艘游

船缓缓划过，桨声里，水纹一缕缕漾出，这时，仿佛有一双手，把木楼的影子折叠起来。

经过一夜的水气霜露浸润，已是微凉的青瓦，如鱼鳞般闪光，从高处望下，一片片连袂接榫的房顶又变成一块块大瓦，连成了一个延伸到山里的屋顶。

两岸方形的屋顶为几条细长的青瓦带连通，青瓦下面即是风雨桥，它们将乌江寨的秀丽景色连为一体。青瓦为盖，竖木为梁，这桥不仅是沟通两岸的媒介，还可避风雨，更可渡心事到彼岸。

两岸青峰，翠绿层叠，白塔隐隐，白鹭翩翩，它们与暗赭的木楼、灰白的石板路、油绿的河水，妥帖地交织在一起，深沉而厚重，清新而典雅。

是秀丽，是古朴，是精巧，是沧桑……每个人对乌江寨都有大相迥异的印象。站在岸边，更多人想象着木楼里的凡俗生活。给人以想象，或许正是乌江寨最为摄人心魄的吸引力。